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论张贵兴雨林小说中的暴力式情欲书写——以《群象》、《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为论述中心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王依玲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

呈交日期：25-11-2011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谢词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范围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	6
第三节 前人研究	7
第二章 张贵兴与其雨林小说	11
第一节 张贵兴的背景与经历	11
第二节 婆罗洲雨林	13
第三节 张贵兴的雨林小说	14
第三章 张贵兴的暴力式情欲书写	20
第一节 情欲书写的定义与发展脉络	20
第二节 暴力式情欲书写	22

第四章	张贵兴暴力式情欲书写之隐义·····	26
	第一节 《群象》·····	26
	第二节 《猴杯》·····	32
	第三节 《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37
	第四节 小结·····	44
第五章	结论·····	44
参考文献	·····	49
	一、专书·····	49
	二、期刊论文·····	50
	三、学位论文·····	51
	四、互联网资料·····	51

论张贵兴雨林小说中的暴力式情欲书写——以《群象》、《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为论述中心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摘要

张贵兴，入籍台湾的马华作家，其小说在台湾文坛上是引人注目的、在阅读市场上也有相当好的口碑。张贵兴以雨林书写而闻名，尤其《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更纷纷获得好评及肯定。本论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仅以《群象》、《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着手，集中研究及讨论张贵兴在其中的暴力式情欲书写。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阐明研究动机、研究范围、对象以及其研究概况。此外，笔者也说明此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正文部分各别从三个章节论述，时代背景及社会因素与一个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正文第一部分，笔者将从张贵兴的成长过程、文化背景以及婆罗洲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对张贵兴的启蒙，探析张贵兴的创作经历。张贵兴出生于婆罗洲罗东市，在那里成长至成年后，才到台湾升学，接着跟入籍台湾。砂拉越的成长经历对他的写作方面的影响甚为巨大，此状况可由他的小说中处处留意婆罗洲影子看出。因此，本章将尝试分析张贵兴如何溯本归源，将婆罗洲热带雨林转换成为其小说的主要场景。

进入 90 年代后，张贵兴的情欲书写，从早期《赛莲之歌》的含蓄蕴藉，到了后期的《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更见其张扬。张贵兴对于情欲的描写更是由含蓄的情欲直到暴戾的情欲，层层的以一种暴力的方式介入

呈现。其的雨林的情欲化渐渐扩大，从局限于雨林边缘的往内延伸，深入雨林中心。因此，正文第二部分，笔者将简要的叙述暴力式情欲书写的定义与脉络，同时也将小说例子为论证。每一种书写背后都有其所要指涉的事实，每一个行为背后都包藏一个驱动的欲望。而张贵兴的三部小说可以解读为他对马来西亚的遥寄及他对其身份的认同，因此，正文最后部分，笔者将个别从这三部文本的分析与对照，归纳出张贵兴暴力式情欲书写的特点以其暴力式情欲书写背后隐藏的含义。本文结语，将对此前各章节的论述进行概括和总结。

谢词

此论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本论文指导老师——黄丽丽老师，在写作过程中用心的指导与鼓励。黄老师除了笔者，还要指导很多同学的论文，加上本来就有的教学任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更让人感动的是在论文写作过程期间，黄老师因为到中国研修，除了要花费时间予自己的课业，还一如既往的辅导笔者的论文写作。在一次次的回稿中，精确到每一个字都给予批改，给了笔者深刻的印象。在此，笔者致以崇高的谢意与敬意，承蒙老师的用心及耐心协助笔者完成此论文。

此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参考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在这里一并向有关的作者表示谢意。笔者也要感谢金宝拉曼大学图书馆、拉曼大学所签购的论文网站——中国知网首页（CNKI）。再者，笔者还要借此机会感谢这三年中给予笔者教诲和帮助的各位老师，感谢他们三年来的辛勤栽培。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以及我的各位室友，在这段时间里，给予笔者很多的启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于你们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深深地感谢。最后，还要感恩最亲爱的家人，在笔者就读大学及论文写作期间给予笔者的支持和陪伴，这论文是因为有他们才得以完成的。

第一章、 绪论

张贵兴，入籍台湾的马华作家，英校生出身。他自认为未接受完整的中文训练，但在文字表现上，却能展现极大的自由度和空间，可以用华文把婆罗洲的热带雨林深入人心的描写出来。张贵兴以雨林书写是而闻名，他以《顽皮家族》（1996）、《群象》（1998）、《猴杯》（2000）等雨林三部曲，在世界华语文坛上筑造起了一座广阔丰饶、神秘幽深的雨林王国，可谓是婆罗洲雨林文学的代言人。¹其2001年的长篇巨作《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在继续拓展雨林空间的同时，更进一步将情欲描写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贵兴的小说在台湾文坛上是引人注目的，在阅读市场上也有相当好的口碑，除了《薛理阳大夫》外²，80年代以后出版的作品都获得好评及肯定。《群象》于1997年获得了《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与《联合报》“读书人1997年最佳书奖”十大好书。1998年《群象》入围第二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并获得读者票选第一名。2000年出版的《猴杯》则获得第二十四届《时报》“文学奖推介奖”、《联合报》“读书人2000年最佳书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和《中央日报》“出版与阅读2000年十大好书”。2001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被选入麦田出版社“当代小说家”系列，与李昂、苏伟贞、平路、施树

¹余璐瑶、余平：〈在情欲的溃泄与罪恶的狂欢中找寻与守候——张贵兴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页201。

²王德威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的序论曾指出：“90年代张贵兴也写了像《薛理阳大夫》这样的作品，成绩只能说平平。”详见于张贵兴：〈在群象和猴党的家乡——张贵兴的马华故事〉，《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1年，页23。

青、苏童、王安忆、李锐、钟晓阳等中、港、台名家并列，并于 2007 年翻译成英文发行。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范围

笔者因在大学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修读“马华文学”这一门课后，有幸接触许多的马华作品。笔者在众多的当中马华作家中，对张贵兴最留下深刻印象。阅读张贵兴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让笔者更了解张贵兴利用在台侨生的角色，通过书写作品来影射自己命运相仿的情节。张贵兴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的创新，他使用华丽的词藻、多元的譬喻，对雨林内暴力式情欲进行深度描写，其特殊写作手法引起了笔者的好奇。故此形成了笔者研究本论文的初步动机。

笔者考察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研究张贵兴的似乎仍然是为数不多的，而大多数的研究张贵兴的论文大多出自马华作家或学者的笔下，而深入考察的研究者也寥寥可数，如朱崇科、黄锦树、王德威等人。到目前为止，笔者发现在现有的论文中，多数的研究者都试图论述张贵兴流亡的写作道路、或者剖析个人体验到黑暗之心的转向、或者重其讲述的马华故事、或者剖析其勾画的“禽兽大观园”、或者讨论其

叙述的辩证以及旅台文学的未来等等³，但以其暴力式情欲书写的角度切入分析的却不多。

因此，笔者尝试在本文中以此切入，以期能提供另一种有别于他人的小说解读视角，并希望通过研究张贵兴的雨林小说以及着重分析其暴力式情欲书写能进一步开启和丰富我们对张贵兴的认识。本文着重探讨张贵兴长篇小说中“暴力式情欲书写”的审美方式，相较于其他的作品来讲，《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这三部小说皆以婆罗洲雨林为主要场域，因此本文将以此三部作品为中心集中论述。

《群象》⁴的描述首先以施、余二家家族史开始，施家祖父因为嗜毒被家人限制行动，并在挣脱逃逸后一星期和祖母同时淹毙家中井里。第二代的原是木匠的父亲因不悦娶了又聋又哑妻子，没进洞房进了赌场。最终，妻子被日军玷污，日军削下父亲的阳具、母亲的左乳，父亲也因此沦为赌徒，家里从此由又聋又哑母亲掌管全家事物。第三代的故事主人公施仕才的四位哥哥先后跟随共产党高额悬赏的通缉犯小舅余家同进入雨林但却也都在不同状况下一一丧命，其妹妹君怡三岁时在河边被鳄鱼拖入河里。施仕才十九岁时与好友朱德为了寻找余家同的足迹进入雨林，故事也因此而进入高潮。最终，施仕才血刃舅舅后在《猎象札记》一书中得知家族内幕史。

³参考自朱崇科：〈雨林美学与南洋虚构——从本土话语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局，2008年，页251。

⁴张贵兴：《群象》，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6年。

《猴杯》⁵则是以翘家逃课的丽妹产下野兽的畸形婴，并携子失踪为故事的导线。在台湾担任教职的余鹏雉因误嫖学生而辞职返回婆罗洲，他担心妹妹循着河流深入雨林中寻找妹妹。余鹏雉雇用雅牙克土族巴都沿着巴南河追寻丽妹行踪，并在整个“寻觅”的过程中引出了家族的秘史，因而得知余家、小印花、亚妮妮家数代恩怨情仇。余鹏雉因巴南河追寻才回到罪恶的源头，得知祖父因觊觎丽妹像旧情人于是在丝绵树强暴了丽妹的坎坷身世及怀孕成因。另外，余家曾祖父也曾经从土族和英国人手中辗转取得荒地，并在园区种植烟草，一方面奴役华工及欺负他们的儿女，一方面剥削当地达牙克土族，侵夺他们的财产，而让华工和土族染上鸦片和毒瘾。

《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⁶描写主角苏其的父亲苏还是 50 年代由马到台求学的侨生，后来父亲与台湾背景的母亲结识成婚后，与父亲的友人林元夫妇一起选择到雨林边上开始新生活。另一方面，小说也描写了主角苏其赴台求学的点点滴滴，还有的他与同学可怡、双胞胎姐春天、春喜的恋情。故事以穿梭婆罗洲雨林里的宫廷花园与台北都市生活的两大场景，描写了母亲与父亲苏还的疏离、母亲的自我放逐以烧芭方式来垦殖花园。此外，也描写了环绕花园的许多迷离事情，包括母亲与达雅克青年在树屋上缠绵，失手将襁褓中的女儿摔落致死；父亲常在花园水边会见神秘白衣女子以诉爱意，荒唐行径甚至还爱恋上一名十四岁神经异常的土族少女，并同至山中同居；春喜不幸从花园瞭望台摔下脑死成植物人昏迷不醒等。苏其因母亲纵火而返回家乡，并从林元的口中发现花园的种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⁵张贵兴：《猴杯》，台北市：联合文学，2000 年。

⁶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1 年。

《群象》、《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这三部作品，所展示的故事看似各自独立，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题材，却存在着某种隐形的虚线。这三部作品中，无论在主题、人物和叙事模式上皆有相连之处——小说皆以婆罗洲雨林为主要场域，故事主人公皆穿梭于文明进步的台北都市以及原始蛮荒的婆罗洲雨林之中，张贵兴更以其独特的暴力式情欲书写将故事里的情节精心描绘与呈现。笔者认为如果将这三部作品合而观之，可以隐约见到小说中的情节脉络是与张贵兴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之间的呼应。

《群象》与《猴杯》描写了马来西亚华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故事的主人公同样逆河而上进入雨林深处寻找亲人，过程中牵引出家族的隐秘史以及华人与当地族群（婆罗洲少数民族）的矛盾冲突。《猴杯》可说是《群象》的延伸，它论述一个男性角色的成长，主人公因为进入雨林逐渐由男孩转变成少年；《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则以穿梭婆罗洲雨林与台北的两大场景，描写了赴台求学的马华少年。他们都因为某些事故而重返雨林。但从故事年代的书写脉络来看，

《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的故事应发生在《猴杯》之前。小说中故事主人公苏其的父亲是 50 年代第一批由大马赴台湾求学的侨生，续而是《猴杯》赴台求学的主人公余鹏雉，现在已经毕业而且在台北教书，但却因为误嫖了自己的学生而被迫回归雨林，却又卷入家族原住民及殖民者的世代恩怨中。

笔者认为将张贵兴的作品以“暴力式情欲书写”的审美方式进行分析，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课题，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还是有待拓展、有待认知的阐释空间的。因此这让笔者尝试在本文中以此切入，以期能提供另一种有别于他人的小说解读视角，进一步开启和丰富我们对张贵兴的认识。

第二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仅以《群象》、《猴杯》与《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着手，集中研究及讨论张贵兴在其中的暴力式情欲书写。

本文的论述将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时代背景及社会因素与一个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将从张贵兴的成长过程、文化背景及历史脉络，探析张贵兴的创作经历。此外，笔者也将会参考及分析关于张贵兴论文、文献以及专家学者对张贵兴的评论与其著作等，以了解张贵兴的背景，探讨是否因时代背景而影响其写作。第二部分，笔者将从文本的分析与对照，对其进行研究，并于文本中归纳出张贵兴暴力式情欲书写的特点。最后部分，笔者将分析及探讨张贵兴的暴力式情欲书写背后隐藏的含义。

文章节排序首先从张贵兴的背景与经历开始，接下来则论及张贵兴出生地点婆罗洲和其雨林书写。在这二章节内，笔者将试图从整理张贵兴书写思想的几个要素的，如：婆罗洲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对张贵兴的启蒙、婆罗洲热带雨林如何成

为其小说的主要场景及政治的变化对其写作的影响。第三章则简洁的叙述暴力式情欲书写的定义与脉络，同时也检选了小说中出现的暴力式情欲书写的例子。最后章节，笔者尝试理解分析张贵兴溯本归源，将书写婆罗洲作为其小说发展的因由，以整理出张贵兴尝试在小说中探究的课题。

第三节、 前人研究

到目前为止，针对张贵兴小说提出的研究篇章为数不多，而论述的宽广度亦存在许多有待拓展的空间。所幸，近年来研究张贵兴的情形才有所改善，针对张贵兴的研究专论也有提升的迹象。⁷研究张贵兴作品相关文献散见于专书、期刊及博硕士论文中。而本节内所引的则是笔者作为主要的参考文献。

朱崇科的《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学及本土性》⁸对于马华文学有了重新思考，先指出马华文学是大中国区域以外最复杂的华文文学个案，再论述本土意识及蜕变到本土流动的辩证，最后一一审视其价值。在书中第三章本土意象及本土话语中，有篇〈雨林美学与南洋虚构——从本土话语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朱崇科认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是最大的成功是达到美学凝练和意义铺张，其中涉及或

⁷黄丽丽针对张贵兴的研究专论有提升的迹象提出了多个例子，例如：厦门大学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台湾大学陈允元的〈葳蕤的耻丘——窥视张贵兴的雨林图象的“性”“兽”〉；林运鸿的〈邦国殄瘁以后：雨林里还有什么？——试论张贵兴的禽兽大观园〉；台湾佛光大学简文志的〈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陈琮渊发表的专文探讨〈张贵兴《猴杯》之中的历史想象〉。详见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吉隆坡：拉曼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页11-12。

⁸参见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局，2008年，页248-278。

铺成渲染的有五部，即《赛连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黄锦树的〈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人的自我理解〉。⁹论文中以雨林为舞台的小长篇小说《赛连之歌》为主，讨论了事实上已远离国度而精神上却是频频回顾，只剩下存有状态的书写者张贵兴。文章评论出生于婆罗洲砂拉越的张贵兴，其叙事场景常发生在热带雨林，一方面涉及华人移民史，一方面展现少见文字艺术上的高度美学。

简文志的〈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兼以想像旅台马华文学的未来〉¹⁰从不同面向探悉张贵兴的小说，作者从“台”“华”的意识形态和“马”的原乡情结三处谈起，紧扣张贵兴关照“族群冲突”的书写模式，并在马来原乡、台湾新乡与中国情愫的扣环中摆荡。

黄丽丽的《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¹¹是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微观处以张贵兴的雨林双重奏（《群象》和《猴杯》）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为比较研究。正文可分为两大部分的探讨，一、是从张贵兴与莫言执意于感官经

⁹参见黄锦树：〈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人的自我理解〉，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马华文学读本 II——赤道回声》，台北：万花楼，2004年，页481-492。

¹⁰参见简文志：〈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兼以想像旅台马华文学的未来〉，新世纪华人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吉坡潮州会馆，2004年。

¹¹参见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验的描绘以及感觉化的叙事进行分析，由此考察两者所建构的“感官世界”的异同之处。二、则是则着重于感官意象、欲望化叙事以及图像化叙事，由此探讨张贵兴与莫言的感官美学特征及其内蕴。

陈惠龄的《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¹²是以文本与意象所呈现乌托邦的美学视野、叙述秩序与结构模态出发来研究张贵兴的《群象》。论述面向为寻绎《群象》中具有“乌托邦”指标意义——想象的国族疆界，籍由辨识乌托邦叙事常规，试图拆解在书写与遮蔽中乌托邦的思维形象与特殊的“隐喻性转让，呈现台湾当代小说中乌托邦书写类型与叙述的成规。《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以〈第三章 追寻追寻与失落的隐喻——张贵兴《群象》中想象的异邦疆域〉为主要讨论《群象》中乌托邦书写，文章从雨林的空間展演开始，诠释雨林为华丽的杀戮战场、人性试炼的道场和顾盼家国的视域，再以小说中的人物、动物及文化等多重符码为国族的想象进行论述，最后以政治乌托邦（对中国根源的迷恋与想象）说明《群象》中的国族神话是一个回不去的桃花源。

候纪萍的〈雨林的复仇——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¹³从“复仇”的观点来探讨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首先耙梳马华文学在台湾的发展，并理清家乡、故

¹²参见陈惠龄：〈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1月。

¹³参见候纪萍：〈雨林的复仇——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9年11月。

乡与原乡三者的差别，指出张贵兴以雨林为书写主题的张篇小说充斥一股浓稠的复仇意识，将三部小说《群象》、《猴杯》和《我思念的场面中的南国公主》定位为“复仇三部曲”，分别从家族、兽、爱情的观点来分析三部曲的复仇意识，展开张贵兴的复仇美学论述。并提出“复仇”是通往原乡的复活之路，从情欲、逃避和贪婪三个方向来观察欲望在雨林中的作用，以此对雨林展开诠释与想象。最后提出“复仇，复活了原乡”为论文基础。

虽然以上有部分的专书对于张贵兴的讨论篇幅只有零星片断，并没有全面的研究张贵兴的专书。但是藉由诸多学者对张贵兴各个小说的看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仍有相当助益，对于理解张贵兴的创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章、 张贵兴与其雨林小说

十九岁的张贵兴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飞渡南中国海来到台湾，并在台湾求学就读师大英文系。在台湾，张贵兴开始他人生的另一阶段，他开始在文坛发表作品。张贵兴早期的作品甚少触及故乡婆罗洲与雨林，但从《赛连之歌》和《顽皮家族》才开始追溯记忆的故乡，往后的《群象》、《猴杯》以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更是一系列以雨林为书写题材的长篇小说。雨林是张贵兴出生、成长，度过青春期的故乡，也是他离家之后念念不忘的心灵归向。因此，作为张贵兴成长的故乡婆罗洲就成为了张贵兴在创作上反复咀嚼、吞咽再吞咽再反刍的题材。

第一节、 张贵兴的背景与经历

张贵兴，笔名纪小如、羽裳、纪文如。马来西亚独立前夕，即 1956 年出生于婆罗洲西北部的罗东镇。张贵兴成长的年代正逢时代变动，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华巫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原本想安稳生活在砂拉越的张贵兴，因为 1969 年发生的 513 事件里，政府担心华人势力渐渐坐大，开始实施一面倒的政经文化政策，从教育着手、打压华人文化，使华人坠入弱势乃至劣势的境地¹⁴，13 岁的张贵兴也逐渐感受到不平等对待。当时，台湾制定“华侨学生申请保送来台升学办法”，这项政策吸引了不少华人将台湾视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地。后来，到了 1975 年，张贵兴毅然离开长达 19 年的故乡到台求学。

¹⁴整理自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年，页 285-288。

张贵兴在台湾就读大学时，正值两岸政治换班的阶段。1970年代中期之前，台湾自居为中华正统。来台的马华学生也多被赋予心向祖国的角色，即侨生。¹⁵两岸的对立时期，台湾政府基于反共的政治考量，对侨生十分礼遇，实施侨生升学政策。但随着海峡两岸政治情景的改变，国族的认同过程由简而繁。80年代以来，台湾开始重视本土化、后殖民意识也纷纷兴起，因而造成政治环境变迁，对于拥有马华身份的作家而言，开始面临残酷的考验。1982年，张贵兴放弃马来西亚国籍，正式入籍台湾。

像张贵兴这般选择定居台湾，用中文书写马来经验的作家，难逃尴尬的书写定位。¹⁶朱宏源认为：“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之中，自从马来西亚建国独立以来，在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四方面，有不同程度问题存在，因此造成华人学生定位上的困扰。相同的问题，在置入‘政治认同在、长期在摆荡当中’的台湾之情景以后，烦上加烦，并且与时俱进。”¹⁷张贵兴入籍台湾，意味着他名义上已与婆罗洲产生隔绝。所以，在本土政治的影响下，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促使张贵兴对他的“记忆的故乡”念念不忘，在家乡和异乡飘荡的心情之间，张贵兴唯有借有书写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存在意义。

¹⁵王德威：〈在群象和猴党的家乡——张贵兴的马华故事〉。收入《序论·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5月，页13。

¹⁶王德威：〈在群象和猴党的家乡——张贵兴的马华故事〉，页13。

¹⁷转载自陈美兰：〈张贵兴小说研究〉，宜兰：佛光大学文学系硕士论文，2009年5月，页21。

第二节、婆罗洲雨林

婆罗洲¹⁸，世界第三大岛屿，地处东南亚。世界上著名的热带雨林区之一，仅次于亚马逊河雨林。一道连绵的中央山脉与山脊盘踞在岛中央，棱线向四面张开，赤道正好穿越婆罗洲，造就婆罗洲湿润的气候，常年阳光充沛。婆罗洲乃由马来西亚、印尼、汶莱三个不同国家统治，分别为沙巴、砂拉越和加里曼丹三大部分。砂拉越和加里曼丹陆相粘之处，正是山脉，长满雨林植物。

北部为东马来西亚全境，行政区为沙巴与砂拉越二州，及纳闽联邦直辖区。（原称北婆罗洲，是前英国殖民地，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加入马来西亚。）在沙巴、砂拉越中间为汶莱，全境均在婆罗洲岛内，包括临近岛屿。（所占面积最小）马来西亚的砂拉越，沙巴及汶莱合称“北婆三邦”，简称“砂汶沙”。南部为属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地区，分东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西加里曼丹四省。（加里曼丹所占面积最大，在 1949 年以前是荷兰殖民地。）

婆罗洲雨林是张贵兴从小生活的地方，他出生于罗东镇，一个坐落砂拉越北部，婆罗洲西岸的小镇。张贵兴的住家附近就是雨林，他在十二岁以前是在浮脚楼度过的，他家的左前方是凤梨园和玉米园，左后方是香蕉园和菜园，右前方是胡椒园，

¹⁸整理自刘子政，《砂拉越散记》，砂拉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7 年，页 8。

右后方是果园，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芒草丛和雨林。¹⁹与雨林的贴近，形成了他往后写作的情节。张贵兴在作品中除了大量描写自己住家附近、雨林里见到的各种动植物(猪笼草、大蜥蜴、红毛猩猩、婆罗洲野生犀牛)、居住于长屋的达雅克族、以及猎头人，也描写了的自己成长岁月中的点滴以及殖民时期华人移居的拓荒史。婆罗洲雨林的种种，成为了张贵兴故事发展的题材和背景，也成为了他往后一系列以雨林为场景的代表作。

第三节、张贵兴的雨林小说

陈大为曾在《序·马华文学读本 II——赤道回声》²⁰中表示：“张贵兴，在台湾用一套独家的——却被他们认为是失真的——婆罗洲图像建构了一系列以雨林为舞台的家族史传奇小说。挟着台湾出版市场的强大优势，以及各种年度十大好书和中国时报文学奖的肯定，张贵兴俨然成为婆罗洲雨林的真正代言人，在马华文学版图上矗立他的雨林王国”。这表示，张贵兴的雨林小说已俨然让他成为了雨林的代言人。

“我祖籍广东，出生在南洋一个大岛上，十九岁时离开出生地到台湾继续我可怜的学生生涯。有时候听到一些啰里啰唆的流行歌曲，歌者唱着我的家乡如何如何，自己

¹⁹张贵兴：《序文·猴杯》，页 10。

²⁰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序·鼎言〉，《马华文学读本 II——赤道回声》，台北：万花楼，2004 年，页 IV。

也哀怨自怜的哼几句，突然就开始怀疑故乡在那里？那个素未谋面的广东自然不是我的故乡，我住了超过十九年的台湾也不是，当然就只有是那个赤道下的热带岛屿了。”²¹

张贵兴到台湾求学并定居，十年之后，异乡变成家乡。可是，故乡却是从未在他的心里突变或消失，依旧流淌于他的血液，内在于心灵中。为此，他利用余暇写作，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故乡婆罗洲热带雨林的故事。作为张贵兴最熟悉、且已渗透到其成长历程或个体记忆中的热带雨林，其实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如张贵兴所言“因为这些部分是我所熟悉的，对中学时代的我而言，热带雨林确实是我从生活逃逸的秘密基地，它已经扎根在我的生命土壤中，因此也自然而然成为我的创作养料。”²² 因此，张贵兴才会有“忽然就开始怀疑故乡在哪里？那个素未谋面的广东自然不是我的故乡，我住了超过十九年的台湾也不是，当然就只有那个赤道下的热带岛屿了。”²³

“我时常梦见自己回到家乡，做出许多时空倒错、荒谬的事情……当我终于走进家园，听见忙着家务的母亲呼唤我的小名，我就发现自己躺在台北的床上。我也梦见自己三十岁以后的我在家园前方或后方的小溪捕获孔雀鱼、两点马攀木鱼、斗鱼、神仙

²¹张贵兴：《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1996年，页3-4。

²²转引自朱崇科著：《雨林美学与南洋虚构——从本土话语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局，2008年，页253。

²³张贵兴：《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1996年，页3-4。

鱼，我发现溪水中悠游着许多不属于这个生态圈的鱼种，它们七彩斑斓，数目惊人，当我贪心的正想把它们全部捕捞时，我却发现自己躺在台北的床上。”²⁴

张贵兴在《顽皮家族》的序文中写到自己经常梦见自己回到家乡。这段在婆罗洲的童年和少年生命经历，很自然地成为张贵兴后来创作小说时所需要的材料，故乡与记忆中的许多物事都成了他往后的小说情节。通读张贵兴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书写焦点渐渐转向了热带雨林。

通常一个作家离开他的故乡之后，才会慢慢去回顾它、思考它、甚至美化它，形塑成一座回不去的乌托邦。作家们常常会以自己成长的故乡为创作的题材，例如张爱玲写的上海、鲁迅的是绍兴、老舍的是北京的场景及故事、马华作家黄锦树写的则是故乡的胶林故事、钟怡雯写的则是油棕园的情节。张贵兴在《重返雨林》一文中曾表示：“这恐怕都是雨林使我头壳壮壮。雨林胸怀宽大，现实里无孔不入的不愉快和忧闷被雨林稀释得无影无踪，隐然是我们中学时期一块逃避和疗伤的地方。”²⁵雨林是张贵兴中学时期逃避和疗伤的地方，作家常常会以故乡为养分，发展故事的题材或背景，因为从小的生活和雨林如此贴近，张贵兴对于雨林自然会产生最亲切的熟悉感，续而把它当成日后一系列雨林小说的场景。因此，黄锦树认为张贵兴是“持续的淬炼一己的故乡梦土，全心全意扑向婆罗洲热带雨林”。²⁶

²⁴张贵兴：《序文·顽皮家族》，页3。

²⁵张贵兴：《序文·群象》，页11-12。

²⁶转引自朱崇科：〈雨林美学与南洋虚构——从本土话语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学与本土性》，页252。

张贵兴的重要著作有《伏虎》、《柯珊的儿女》、《薛理阳大夫》、《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早期作品《伏虎》、《薛理阳大夫》、《柯珊的儿女》等作品，少见大马的描写，而多以台湾为书写背景。直到迈入三十岁以后，《赛莲之歌》才开始书写自己在婆罗洲的成长过程。《顽皮家族》则可视为他婆罗洲雨林书写的第一步，接下来《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作品，才将书写的视野重新拉回大马，建构出其婆罗洲的热带雨林观景。

对于写作，张贵兴觉得自己 40 岁以前并不是太认真，有点像是玩票性质，可以说是从《群象》开始，才找到确定的目标未来。²⁷《群象》描写了婆罗洲的风土、华人与当地其他住民，乃至华人与中国的关连的主题。《猴杯》探讨中国移民到大马时所背负的原罪，并将华人在大马的移民史，家族史以瑰丽宏奇之笔，立体纵深雕出，以繁复华丽充满热带雨林生物，动植物之意象的形容辞汇，构建出奇诡的华人与达雅克人之间数代人的家族恩怨情仇，故事精妙，文字浓稠繁密却生动无比。《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则可以解读为张贵兴对马来西亚的遥寄。

张贵兴对他的成长的罗东镇印象是“落后”，他形容自己的出生地为“婆罗洲西北角一个落魄惆怅的小镇”²⁸。但，他却认为离开家乡愈久，有一段距离之后反而更能清楚地回过头去看待故乡。张贵兴说：“我刚来台湾时从未想过书写马来

²⁷潘弘辉：《雨林之歌——专访张贵兴》，<http://blog.roodo.com/pingangonwa/archives/4285609.htm>，2011年6月25日。

²⁸潘弘辉：《雨林之歌——专访张贵兴》。

西亚的东西，不知道为何也许是刚从那个落后的地方出来，有种逃出来的感觉，在那个落后的小镇好像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一开始我有逃避的心态，不愿意再去回想那个地方。我是在过了大约十年后，才又重新回头过来想这个地方，写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最鲜明的记忆还是童年，少年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地方，但我知道很多作家花一辈子都是在写他童年，少年时的记忆。如今年纪增长，反倒觉得那分记忆是最真实，最宝贵的。在那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思考，而那也是我了解，能比较深入的地方”。²⁹

婆罗洲雨林早已深植入张贵兴的潜意识，正如张贵兴在《猴杯·蟒食日序》中表示，“时间不但慢下来，还在倒退。这倒退可以让我检视混乱忙碌的步伐和愈来愈退化的七窍。沉默柔顺像母亲的椰子树，深入到我灵魂最黑暗的嗜血地带的九重葛，像被天神招来鹰啄我的大番鹊，无数飞禽走兽潜伏其中像无数个我龟缩其中的芒草丛……回到这里，修缮过去一年的松垮稀薄，看似优闲，实际忙碌。唯有如此，才可能有更多力气面对未来一年的不知死活。总有人说：回去干么？年年回去，还不都是老样子……。但还是要回去。”³⁰ 对于原乡的记忆使得时间从慢下来到倒退的状态，在回溯中无数的幽深雨林的影像不断引领着张贵兴不断深入。使得他不得不现出潜意识中原形，宁可是一条饿不择食且神经敏感的巨蟒。这意象表示了回归大自然、重返原乡、不愿被文明骚扰甚至是原始的呼唤。

²⁹潘弘辉：《雨林之歌——专访张贵兴》。

³⁰张贵兴：《序文·猴杯》，页3。

张贵兴的雨林，实际上与真实的婆罗洲雨林是有极大差异的、也具有多重的面目刻画。他书写雨林的目地，并不在于翔实的描绘出婆罗洲。张贵兴的婆罗洲更像是他心灵上的原乡，是时过境迁以后，现实中无法重现的原乡。他把各人的种种伤逝、哀伤情感，交付在雨林书写中。张贵兴笔下的雨林有时是青春期身体初发的性启蒙，有时是飘忽迷离的象群，国族想像的摇篮，热情年轻的土族少女，或是以生存为名，种族竞争的屠宰场。所以，在张贵兴小说中，由华人移民、砂共斗争、抗日战争及族群冲突的主题演变为男性对女性的性霸占，行文间强烈表露出大胆露骨的性爱描写，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情欲霸权，这是张贵兴雨林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另一种雨林色彩。因此，与其说张贵兴书写婆罗洲，不如说这是他自身的一种潜意识的发泄。他试图为自己的身份和怀乡情感找一份归宿和一个可以寄存的定位。

第三章、 张贵兴与其暴力式情欲书写

进入 90 年代后，张贵兴的情欲书写，从早期《赛莲之歌》的含蓄蕴藉，到了后期的《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更见其张扬。换句话说，他的雨林的情欲化渐渐扩大，从局限于雨林边缘的《赛莲之歌》更往内延伸，深入雨林中心，扩大了情欲的舞台，驾驭一个更大的对象，深入到达雅克族群里去。此外，张贵兴对于情欲的描写更是由含蓄的情欲直到暴戾的情欲，层层的以一种暴力的方式介入呈现。所以，“情欲”与“暴力”成了笔者对张贵兴雨林小说的另一个要探讨的课题。

第一节、 情欲书写的定义与发展脉络

情欲书写是一种欲望的语言，包括了两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心理意识的解析与耙梳、情感模式和性别结构与颠覆。哪里有欲望，哪里就有权力；哪里有权力，哪里便有抗拒，欲望的权力在以身体为书写场域的政治性中，让我们看见了庞大的文明体质对性的宰制与支配，也让小说创作者在压抑扭曲的个体表现中自觉不满与愤怒，进而起身书写抗议。³¹在以往的书写传统中，人类的情欲往往被简化即内化与情感之中，牵涉少欲望本身的也总是以隐喻的方式掩藏在心里的情感流动之中。张贵兴对于情欲书写的器官体液大方坦露，没有闪躲，并以夸张甚至扭曲变形的感

³¹林育涵：〈情欲文本化与酷儿操演：纪大伟的书写与实践（1995-2000）〉，台中：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26页。

官呈现，刺激着了传统根深蒂固的禁忌。张贵兴的情欲都是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呈现的，而《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作品内正以暴力式情欲书写了其对身份认同的课题。

文学创作中，“情欲”一直存在，古典的情欲作品大多源自明清小说，而古典情欲作品中涉性描写揭示了平民百姓自然的欲求。此外，作品中的一些性行为、性场面的自然主义描写，极富挑逗性和诱惑性，它迎合市民的玩世作风，即低级庸俗的趣味。³²但“情欲书写”这个词汇却是在1990年代才被定位、定义、思考。跃入90年代后，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如物质的丰富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人们带来其隐性的一面如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等的变化。

现实境况既已发生变化，作家自身也处在这种社会语境的熏染之中，其审美取向难免受到影响。这时期的小说创作除非避开现实题材，否则必然要表现出这个社会语境的某些特征。因此，九〇年代小说的审美观发生了重大移变：即从侧重对精神性内容的叙写向对物质性追求的表现，从古典式的抒情表现向现代社会的欲望表达转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性书写的历史性倾斜——生存的物质性欲望和情爱的本能性欲望的表现。³³此外，西方出现的种种小说理论和社会批评方法的排斥，也让小说创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情欲书写至90年代已经与80年

³²吴锡德主编：《情欲与禁忌》，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2年，页34。

³³管宁：〈转型社会语境下的欲望书写与美感形态——对90年代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考察〉，《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04期，页16-17。

代有了全然不同的变化，这样的改变使到文学界、评论界不得不重视这股来势汹汹的文学风潮。

这时期的小说书写的欲望倾向，不仅体现在物质利欲的表现上，同时还体现于情爱书写中对于本能情欲的热衷和倾斜。许多作家的情爱描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性爱欲望的情欲描写，张贵兴也不例外。陈国伟指出，“社会的改变使得原本属于肉体的欲望，不再只是低层次的生理反应，而是取得了与灵魂同等地位。新世代的创作者不会避讳书写器官、体液、除了正面交锋之外，还会刻意书写人类对情欲的耽溺与放纵，进行一种讽刺或挑战传统礼法的动作，让读者好好思考人类最为赤裸，且不该避而不谈的‘原意’”。³⁴

第二节、暴力式情欲书写

情欲是爱情的基础，即使最崇高的爱情中也有情欲的基础。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往往是引发情欲的首要因素。雨林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互相转化的关系，雨林化成人，人化成雨林。³⁵因此，雨林不免弥漫情欲的气息与特征，呈现出一种诡异而迷人的情欲氛围。张贵兴对于情欲的描写，更是由含蓄的情欲直到暴戾的情欲，

³⁴陈国伟：〈新世代的情欲书写〉，《文讯·90年代台湾文学现象特写》，2000年12月第182期，页50-51。

³⁵张雅芳：《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五）：作为情欲化的雨林》，<http://sarawaxingzuo.blogspot.com/2009/11/blog-post.html>，2011年5月18日。

层层介入。我们无法忽视张贵兴在小说中营造出来的情欲描写，也无法忽视里头的暴力场域，暴力不只是文本中的呈现，也是张贵兴极力书写的内容。

在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有关暴力书写一再呈现：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就开启了叙述暴力的先河，如其作品中的《阿 Q 正传》中的砍头、抢劫、剪辫等，在迷离中诉说暴力的姿态与影响。³⁶此外，余华《现实的一种》里的暴力叙述笔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即暴力是现实，且是重要的现实。暴力叙述不只是关联与暴力本身，而是指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权利关系结构。这就说明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暴力是存在的，且是合理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内心，人的精神领域里。

在人类行为中，性行为最典型地表示了交往行为中的权利关系。成人（主要是男人）的性器（Phallus）的社会学含义指向权力。暴力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权力关系”的极端形式。³⁷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暴力体系是人类本性当中的攻击性，暴力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权利、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从而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除此之外，被统治者对统治者采取反抗的方式之一就是暴力，这是被统治者要求获得自身权利的一种表现。这种对权利的要求使得暴力一直存在于社会中，人类权利关系机构使得暴力变得真实。

³⁶朱崇科：〈想象中国的吊诡：暴力再现与身份认同——以高行健、李碧华、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海外华文文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页 87。

³⁷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年，页 209。

阅读张贵兴的小说，总会触及目不暇给的夸张视觉效果以及感受到强烈的感官震撼，这也是张贵兴小说给予读者的最直接、最强烈的阅读印象以及审美体验。情欲和暴力书写在张贵兴的小说可说是主要书写的形态，在他的笔下雨林中处处弥漫情欲的气息。张贵兴善于利用雨林中飞禽走兽、鸟鱼虫豸、奇花异果等自然意象，再赋予它们以感官化的描摹，让这些物象作为象征性和隐喻性浓郁的符码。³⁸故有论者指出：

“在张贵兴的笔下，幽暗、潮湿、酷热的雨林总是阴郁、颓废、荒淫、暴戾的天然温床。正如热带的植物、昆虫往往长着比内陆的植物、昆虫更为肥厚、庞大的肢体一样，在南洋雨林这个特殊生态环境里，人类的兽性复苏，人世间的挣扎、矛盾、丑恶、爱恨等也空前膨胀和放大。而这一切，都在情欲的对抗中以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得以呈现。”³⁹

《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这三部小说中的人物都不需要透过口出秽言来呈现他们的原始本性。性爱都是动物的生理本能，不同的是人可以控制这种本能，动物则是随性所致。张贵兴故意将性爱这种本能在书写中发大，不受约束的以暴力、甚至血腥的方式呈现，由含蓄的情欲直到暴戾的情欲突出

³⁸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页 58。

³⁹余璐瑶、余平：〈在情欲的溃泄与罪恶的狂欢中找寻与守候——张贵兴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 201。

了人类的败德行为。人作为主体，首先是欲望主体，因为人首先是欲望的存在之物。如果存在之物要敞亮存在的话，那也是在欲望中展露。⁴⁰

这一些充满了关于情欲式暴力的讽喻性的描写，最为经典的呈现在《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这三部小说中，如余家同和宜莉躲避追杀时候的革命式性爱⁴¹、祖父因觊觎丽妹像旧情人而强暴了丽妹等等的情节⁴²、苏还和林元举办的“豪华喧闹荒淫无度的晚宴”⁴³、购买及训练土著女性作为富人们淫乐的玩物⁴⁴及性杀伐旅(sex safari)⁴⁵等。这些情节都可以说将在权力关系中的人类行为的残暴性质表达得无以复加，在某种特殊的境遇中，性是某一类人的特权。它意味着权力，意味着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彻底的征服和奴役。⁴⁶

⁴⁰转引自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页 75。

⁴¹张贵兴：《群象》，页 144。

⁴²张贵兴：《猴杯》，页 273-274。

⁴³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 51。

⁴⁴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 186。

⁴⁵“性杀伐旅”(sex safaris)：是许多年前白种人之间的“性探险”(sexpedition)，只要独自深入内陆在几座长屋并付出一点钞票和首饰，美丽多情的达雅克女孩就会把外来男人视为一夜丈夫。让这些男人享尽风流和帝王欲望。

⁴⁶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页 210。

第四章、张贵兴暴力式情欲书写之隐义

《群象》、《猴杯》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明显由两个世界建构而成，一个是文明进步的台北都市，一个是原始蛮荒的婆罗洲雨林。这三部小说中的雨林是一种宽角度全景式的空间，是由植物、动物和人共同的生命舞台；也是人性的试炼场，最华丽的杀戮於焉展开；然而它更是国家想象的另一个异质空间。《群象》描写了婆罗洲雨林中的革命建国与性爱、情欲的同步发生。《猴杯》则描写殖民时期，从中国移民到大马的华人所背负的原罪，探讨当中人欲凌驾的兽欲。《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表面写的是婆罗洲上苏还和林元荒淫不知厌足的人生，同时也叙述着苏还妻子以烧芭方式来垦殖迷宫花园的故事。每一种书写背后都有其所要指涉的事实，每一个行为背后都包藏一个驱动的欲望。而张贵兴的三部小说可以解读为他对马来西亚的遥寄及他对其身份的认同。因此，笔者在这章节内将采用文本分析，集中研究张贵兴在叙说情欲部分是以一种层层递进的暴力式情欲书写，来探讨其背后隐藏的含义。

第一节、《群象》

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往往是引发情欲的首要因素。雨林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互相转化的关系，雨林化成人，人化成雨林，呈现出一种诡异而迷人的情欲氛围。在《猴杯》序中，张贵兴就把雨林和母亲角色两者连在一起：

母亲，雨林，大地之母，我像一朵蕈菇依偎在妳潮湿阴暗的胯下，我像一只鬼祟的腐食者舔舐妳的排泄物，我剔牙刨髓，淅沥沥血淋淋用我这一副臭皮囊灌溉妳，只求妳不拘我千里之外。不过贪官污吏如何剥削妳，不管最大恶极的商人如何蹂躏妳，妳永远是我的小处女月亮，我大腹便便的宇宙，我厚脸皮硬头皮顽皮笑脸嘻皮趴向妳，只求妳施舍寒毛一条牵着我这一只沙皮狗。妳的奶水羊水血水汗水孕育我，我的秃头笔乾瘪深入妳的阴道子宫乱戳一气，仍然体会不出妳温柔精彩的亿万分之一。母亲，雨林，大地之母，地球之肺，给我一次美妙的抽搐，让我齷齪的基因沉淀在妳的根茎下，透过妳的腐植土让他们有再生和脱胎换骨的机会。⁴⁷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见张贵兴赋予频繁在作品中出现的雨林为性启蒙者、保护者、叙事舞台等的角色。在《群象》中，阴湿的雨林，就成了小说主人公施仕材的性启蒙发源地，他“早在十岁开始，就将第一次给了兽”。施任才，是家族中唯一幸存的男嗣，他逆流进入雨林寻找舅舅余家同为主要的情节。这一趟旅程，就正如回归母腹之旅。

走一步，连根拔起雨林的多情啜吻。雨林鸭般的唇齿刨耳。水鸟般的长喙掏耳屎。雨林的母性使他们产生许多绮想、幻象。⁴⁸

男孩忍不住在母树上自慰，精液喷向空中，洒在肥嫩密实的叶子上。男孩抱紧树声，有一种与丝棉树交媾的快感。精虫化成毛绒绒的羽翅飘向四面八方。⁴⁹

⁴⁷张贵兴：《猴杯》，页12。

⁴⁸张贵兴：《群象》，页33。

⁴⁹张贵兴：《群象》，页176。

雨林除了成为施仕材性启蒙的发源地，也成为了一种罪恶的象征。施任才七岁时，他曾跟随余家同及死党深入雨林狩猎寻找象群的足迹。在连续二十一天的狩猎期间，随行深入雨林的二十余人都会被因为雨林的母性而引发出他们最基本、最含蓄的情欲冲动。

走一步，连根拔起雨林的多情啜吻。雨林鸭般的唇齿刨耳。水鸟般的长喙掏耳屎。雨林的母性使他们产生许多绮想、幻象。伊乳房像熟烂野果等他们去撷。去吮。私处如樱桃，皮滑瓢嫩。如猪笼草装满蜜水。阴茎化成无眼无毛香肠状的鼯鼠，在布满腐植质的雨林土壤中挖穴觅巢。晚上男孩看见帐篷外一批黑影躲在蔓丛中，将精液射入肥沃的黑土。⁵⁰

情欲，使张贵兴的小说中的雨林成了一种罪恶的象征。这都是因为雨林是很容易扭曲人类自然的情欲需求，导致人们在情欲与道德上堕落。⁵¹在《群象》中，张贵兴笔下的雨林，彻底地被情欲化，由最基本、最含蓄的情欲冲动转变成扭曲的情欲。

余家同在《群象》中可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身为扬子江部队首领。他从小就向余家四兄弟强行灌输革命观念，如强迫甥儿们交出所得资助革命，果园造小木屋“风雨楼”等。当共产党思想最盛行的时候，施仕才因为年纪尚小加上邵老师

⁵⁰张贵兴：《群象》，页 33。

⁵¹张雅芳：《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五）：作为情欲化的雨林》。

⁵²被遣送回中国，因此他才没机会和兄长们一样接受深入的中国文化和红色思想的熏陶。观念的差异，也让他没有走上革命之路，步兄长们的后尘（追随余家同加入扬子江部队）。表面上，余家同似乎是一个顾全大局不徇私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对于女色与物质的热爱几乎超越革命热诚的人。《群象》中鲜少触及他的革命事业或斗争过程，但却讲述他如何与砂共的女同志交往⁵³，甚至他在躲避追杀的生死关头仍不忘为自己的肉欲而“奋争”：

“余家同拉宜莉丝棉树根下一个洞窟。洞中潮湿幽暗，勉强容纳二人，可能从前是马来熊或马莱獾老穴。二人面对面栖身于穴内。穴外仍枪炮声不断，清楚感受到炮弹落地开花时引起的震动。每震动一下，身体就会更紧密依靠，家同某个部位就更硬挺。……两人在穴内汗流成河，如泡在烂泥地。家同在宜莉身边说不要动不要叫，否则我们一起坐牢。说完抚她身体，吻她嘴唇。政府军在空中开枪示警，用扩音器吁他们尽早投诚。不远处传来格斗声，扬子军队员开始还击。家同撕开宜莉的黑衣裳，褪下她的黑长裤。当家同射出精液时，两位扬子军队员正窜向丝棉树，在丝棉树下被机关枪和手榴弹轰得不成人形，血液像雨降旱地漫入泥土，染红树根和家同宜莉缱绻的整个穴，渗着宜莉的处女血。”⁵⁴

“在狭小的洞穴和宜莉做爱，仿佛在烂泥浆里和鳄角力……仿佛有一条大蟒蛇将我们缠在一起，将我们同时吃下……我使尽力气，做不出一动动作，几乎进入宜莉那一刹，我就射精了。当政府队伍离去时，我又疯狂的要了宜莉，以后在无数次

⁵²《群象》记载：文中的邵老师在周六、日就在大罗中华小学举办免费华语课，宣扬中国文化，是一个的重要人物。

⁵³《群象》记载：余家同不仅与宜莉交欢，也多次与其他共产女党员如沁云、凌巧等有性关系。“女人应了一声，隐于一扇门。余家同也走入那扇门。哗啦啦。声如撒尿。男孩听见女人噗哧一笑，低语数句。男孩听见房里綽綽綽綽。嗯嗯哼哼”，页 112。

⁵⁴张贵兴：《群象》，页 144。

的行军中，我和宜莉常短暂脱队……她的乳房苍白透明，乳腺发达，仿佛触手奋张的两只水母，浮于柔软丰润的胸部……她兴奋的呼叫真奇怪，像来自河底的孤独海牛……她的舌头……像食蚁兽之舌深入我五脏六腑，舔净了我体内鼠窜的情欲之蚁……。”⁵⁵

对于此段性爱描写，张贵兴正用了扭曲的情欲书写，毫无遮蔽的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本能需求，已经由最基本、最含蓄的情欲冲动转变成扭曲的情欲。情欲和理解在心灵里的搏斗，既表现了人在无意识支配下的行动，展开了情欲的狂暴力量和人性之间的搏斗，最后，人性的欲望往往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作出非理性的行为。⁵⁶

扬子江部队基地，实际上也已沦为余家同饱食酒肉之后发泄情欲的纵欲基地。战斗的激烈以及枪林炮弹的威胁并没有激发余家同的斗争意志，反而起到刺激生理作用。在殖民时期，女性永远处于被动的状态，余家同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而宜莉在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这样的情欲，似乎是一种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更充分体现了殖民地交欢的被虐狂的特点。⁵⁷余家同的革命理想最终从精神追求沦为感官享乐——“革命式性爱”。

⁵⁵张贵兴：《群象》，页 145-146。

⁵⁶张雅芳：《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五）：作为情欲化的雨林》。

⁵⁷张雅芳：《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五）：作为情欲化的雨林》。

此外，在《群象》中，寻找失踪的象群的情节在小说中频频出现，革命的进行总是伴随着猎象的举动。从小说叙述来看，余家同对猎象的投入似乎大于革命的热情。他从年轻时代就执着于寻找象的踪影。当余家同确定施任才是要来杀他时，他提出的三个愿望，一是死后渴望主席赠诗、二则是葬在大罗华人墓园，最后的愿望依然是猎象。猎象成了他对生命的最后眷恋。⁵⁸虽然说猎象是为了革命，象牙成为了革命的经济来源，但余家同执着于猎象显然有更大的理由。

“……我永远记得，在炮声隆隆中，在同志惨呼声中，在沁云的猴声和宜莉的海牛声中，从远处一角传来象叫……这时候，我会放弃一切追踪那声音……”⁵⁹

在酒后心神最放肆的时刻，余家同道出为了猎象，他会放弃毕生坚持的理想与肉体的极致欢爱，精神与情欲都拦截不了他对猎象的热情。当他确定仕才是要来杀他时，提出的最后要求，依然是猎象。但，小说的最后，当象群最后出现时，舅甥二人亲眼目睹传说中的象群，却是“除了四肢，竟找不到一寸完整的皮肤”、“尸身才可能出现的伤口”⁶⁰犹如“会行走的腐肉”⁶¹都全身溃烂的象群。

笔者认为，猎象就是余家同证明自己能力的一种证明。当革命中与政府军的作战失利、自己的部队又面临内讧分裂，再加上党内队员纷纷背板的种种压力下，他

⁵⁸张贵兴：《群象》，页 147。

⁵⁹张贵兴：《群象》，页 158。

⁶⁰张贵兴：《群象》，页 160。

⁶¹张贵兴：《群象》，页 162。

崇伟的革命理想已成幻影，肉体除了情欲的慰藉，剩下的只有借由猎象勇敢的弥补了。张贵兴以这种层层递进的暴力式情欲书写，是负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他不仅通过这样的书写暴露了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对女性的性霸权与性迫害，也借由余家同对猎象的热衷，宣告了殖民时期华人奋斗或生长的过程。

第二节、《猴杯》

在《猴杯》中，张贵兴也频密地书写了雨林的情欲化，反映了殖民地的情欲特征。张贵兴通过这些情欲书写批判了人类的兽性，雨林在他的笔下唤起了人性的本恶。婆罗洲雨林，有着像女性一般丰饶的躯体以及丰硕的资源，却先后遭到殖民者以及移民大肆的蹂躏、摧毁和掏空。

张贵兴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猴杯》所要写的是海外华人移民到现在的一种生活形态，一般人可能并不是那么了解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奋斗或生长的过程，有很多人去那边是被像卖猪仔一般地卖过去的！但是当他们取得权力之后，也采用相同的模式，运用狡猾的智慧剥削当地的土人，占领他们的土地。⁶²张贵兴在《猴杯》开始第二段就预言了小说情节发展，这一段不带情感的猴王征战厮杀的白描场面，直

⁶²潘弘辉：《雨林之歌—专访张贵兴》。

接点破了雨林中万物相争，鸟为食亡的生存法则。在《猴杯》中张贵兴已把雨林打成一个兽的世界，雨林内有着无处不在的兽性。

两只猴王率领一群猪尾猴在榴莲树上征战厮杀。猴脸呲牙咧嘴仿佛腮颊烂满壳愁惨的老榴莲果。长须猪带着猪仔啃食地上烂果。大蜥蜴伸出舌头用杰克逊氏器舔嗅猪仔屎骚味。……老榴莲树上依旧挥战不休，直到其中一只受了伤的猴王从树上让大蜥蜴叼走，战败的猴群才落荒而逃。⁶³

动物以食为天，觅食的手段就是抢夺争斗，这是大自然里不变的生存法则。但，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文本中却为逐渐成为了生物界的掠食者。万物之灵的人具有禽兽的特质，退化为“掠食者”，是物种为了进化的野蛮行径。因此，来自文明的掠食者和雨林内部的掠食本性形成了两股强劲的兽性，前者为破坏，后者为生存，两道力量的对峙，直接宣告了雨林之中，生命与生命之间，几乎只存在掠食与被掠食的关系。⁶⁴

曾祖父花了十年的时间，贿赂利诱，恫吓威胁，挑拨离间，联夷制敌，试图安抚、控制、消灭土族，但曾祖父逐渐发觉园区和土族之间的关系，犹如蜜熊之于蜂巢，红毛猩猩之于野榴莲，蟒蛇之于食蟹猴，是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复杂进化课题和食物链之争，关键在于谁是掠食者和被掠食者。⁶⁵

⁶³张贵兴：《猴杯》，17页。

⁶⁴侯纪萍：〈雨林的复仇——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页92。

⁶⁵张贵兴：《猴杯》，页181。

故事的主人公稚的曾祖父（余石秀）原是殖民期从中国南来婆罗洲的劳动苦力，因偷窃和煽动苦力造反而被动用酷刑，他逃逸到砂拉越后使用金钱向英殖民政府换取成为代理园主，开辟和扩充园地的同时也开始软硬兼施地消灭土族、劳役员工。余石秀总是使用残暴冷酷以及不折手段的方法去夺取金钱和土地，如他曾为了篡位而害死原任园主、陷害邻人让他们被日军击毙后再夺取他们的土地。此外，他对待工人以及女人，都以软硬兼施的暴力⁶⁶，从而成为雨林中的掠食者。

在殖民历史中，殖民地往往成为欲望（物质、金钱、权利、性）放纵之地，而当东方文化在被殖民、被强势文化侵略之后，先前被压抑的欲望就会获得极大的反弹，犹如被开启的潘朵拉之盒，欲望与生命力的突然爆发使糜烂与罪恶也随之扩散。⁶⁷因此，张贵兴的小说中除了塑造暴力的掠食者以反映殖民地的情欲特征，也描写了许多情欲霸权的男性那卑劣又丑陋的性格，批判了人类的兽性以及他们对华人对土著女性的性霸权及内心丑陋的一面。

稚的祖父余翱汉，也继承了父亲掠食者的习性。他仍然随意射杀土族人、向警方举报身怀六甲的女共产党员，让她惨死于炮弹轰炸之下、经常嫖马来和达雅克土妓、甚至对他收养的达雅克女孩丽妹干下无数次人神共愤的性侵行为，导致丽妹精神失常并且还诞下一畸形婴。余翱汉是因觊觎丽妹像旧情人一样拥有猪笼草纹身，而将对旧情人的情感欲望投射在丽妹身上，最后他甚至还想侵犯亚妮妮。

⁶⁶《猴杯》：对于违命的工人，他极其残暴地用刑：“余家曾祖炮制当初白人凌虐他的手法对待下属，周復被吊树上，肩膀以下泡在巴南河裡，死时水蛭、鲶鱼满身。”此外，他也利用开设鸦片馆、赌馆和妓馆，诱发员工并使他们泥足深陷，藉此控制以及劳役。

⁶⁷转引自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页 53。

思念丽妹的情绪四面八方涌向，仿佛大蜥蜴神不知鬼不觉包围无主野狗。祖父始终盯着比丽妹手臂上猪笼草文案更斑驳婀娜的亚妮妮手臂上另一株捕虫瓶，那类似女性生殖器剖切图的文案直接冲击祖父的生殖器联想，祖父眼神一针一针锤砸出舔舐那双手臂的痛苦过程。祖父一步一步接近亚妮妮。⁶⁸

雨林的情欲化除了表现在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对土族、女性的性霸权，也表现在男人逢场作戏当中。《猴杯》中，除了雉与学生（凤雏）的欲望纠缠、祖父对猪笼草纹身的少女种种原始欲望。身为知识分子的国中教师的罗老师也因为利用金钱诱惑自己的学生上床，由于丑事被揭发而隐居于雨林。在他隐居雨林六、七年期间，与当地的达雅克女子的情欲纠缠更是没有间断过。达雅克人性爱态度开放，旧习俗中的女人甚至常把陌生男人视为一夜丈夫。她们将自己的肉体堕落成商品交易⁶⁹。就如文中所述：

罗老师使用真假金银珠宝、化妆品和时髦洋服引诱达雅克女子，作为共宿一夜的代价。六、七年来颇有几个女子为了几件奢侈品而献身罗老师，尤其洪水泛滥时。

70

罗老师觊觎的大部分是成年女子…夜夜换宿一个女子，昨夜竟同时宿淫了亚妮妮不满十一岁的双胞胎姐妹。⁷¹

⁶⁸张贵兴：《猴杯》，页 311。

⁶⁹罗老师的举止就是许多年前盛行白种人之间的“性杀伐旅”，只要付出一点钞票和首饰，达雅克女人就会把他们视为一夜丈夫。

⁷⁰张贵兴：《猴杯》，页 230。

罗老师表面看起来博学和儒雅，但实际上遮蔽不了他那实质上蠢蠢欲动的淫邪。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及甜言蜜语勾引诱骗及嫖宿了无数位的达雅克女子，夜夜笙歌，而且还建议自己的学生余鹏雉最好每晚的交欢者都是不同的对象，最后他甚至还诱惑未成年少女。通过罗老师与达雅克少女的性交易，可以发现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反映了殖民地的情欲特征，这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易关系批评了殖民时期华人富豪的丑陋与卑劣的形象，批判与谴责了后殖民性霸权、人类的兽性化。

此外，小说中的人性兽性杂沓，驯野难分，甚至雨林内的植物-猪笼草也因为酷似生殖器官，据有强烈的性暗示而频繁出现于《猴杯》中：

那是一支小指粗长的猪笼草瓶子，瓶嘴撑着指甲大小的瓶盖，左右各有一片蝉翼似的叶子，像女子生殖器剖切图依附在丽妹左臂上。⁷²

金发女子叼烟嚼果，左臂上的猪笼草瓶子像女性生殖器，瓶盖像阴蒂，瓶盖上的环状腺体像阴唇，齿毛像阴毛，内壁像阴道，捲鬚像输卵管。金发丽妹和红发凤雏像两种不同种类的猪笼草附生在雉的家族泌尿系统上，那里水蜥蜴徘徊树桥，猴群饥渴，长鬚猪粉红潮湿的鼻头勃起，鬚毛贲张。⁷³

⁷¹张贵兴：《猴杯》，页 230-231。

⁷²张贵兴：《猴杯》，页 36。

⁷³张贵兴：《猴杯》，页 133-134。

笔者认为张贵兴在行文间以层层递进的暴力书写和大胆露骨的性爱书写了婆罗洲华人的移民史，但却刻意回避了华人垦殖民的刻苦辛劳，反而集中描写华人垦殖民和原住民在英殖民的处境下，权力的分薄和被欲望反噬的情形。这尤其表现在稚的曾祖父（余石秀）对的劳役员工或土族的物资抢夺、任意的欺骗与掠杀，到受过教育的罗老师对女性身体的掠夺等的情欲霸权。人类的兽性化，不仅间接的带出了在殖民时期处在压迫环境下的人民的反抗，也叙述了殖民时期华人遭到政治力的威迫退守雨林。故有论者指出，张贵兴的雨林已非单纯的政治寓意，蔓草丛生不为包藏国族，而成了连接禽兽到文明的津渡。华人移居雨林，其实躲逃的何止是政治力的威迫，更是兽性的过度阐明。⁷⁴

第三节、《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群象》描写了狂野雨林里含蓄的情欲转变成扭曲的情欲的过程，到了《猴杯》逐渐演变成人性兽性杂沓、驯野难分充满暴戾原欲的兽性。王德威在为《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作序是认为这是一个有关欲望与时间的故事。⁷⁵可见张贵兴的情欲书写到了《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把情欲书写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张贵兴描写了各种形态的情欲描写，对“爱”却是嫌少叙述的。张贵兴其实是透过放纵的情欲与欲望来点出纯美的爱请，以反面手法来讲“无欲之爱”。

⁷⁴转引自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页 74。

⁷⁵详见于张贵兴：〈在群象和猴党的家乡——张贵兴的马华故事〉，页 31。

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大量描写了苏其和情场圣手林元倾尽财力举办的淫靡放纵的荒颓夜宴（包括在客厅猎杀各种动物、池中与水蛭共泳、花园猎杀马来虎）、迷宫花园的露天野合、用教训肉食动物的手法教训女子（用电击棒与手探伸进女孩们的胯下嗅闻）、以婴孩喂食鳄鱼的疯狂与残忍、长屋的性探险、汶莱皇宫的性丑闻等，而这些描写都是都是贪念、淫欲的真情写真。

从主人公苏其的口中得知，苏其和林元两人从中学时代就有着“性爱追逐游戏”，他们互相竞赛猎艳游戏。此外，也经常从事许多年前流行于白种人之间的“性探险”，他们不时利用物质方面的诱惑，勾引达雅克少女与他们在婆罗洲雨林中进行性行为，如：

林元短暂地从事了许多年前流行白种人之间的“性探险（sex-pendition）”，独自深入内陆在几座长物中和年轻达雅克女孩谈情说爱，发生无数一夜之情，据说，只要付出一点钞票和首饰，美丽多情的达雅克女孩就会把外来男人视为一夜丈夫，让这些男人享尽风流和帝王欲望，尤其看了林元晚年生活后，我更相信这种说法。我更

相信林元和父亲不时深入内陆从事这种“性杀伐旅”（sex safaris），继续他们大学时代未尽的性冒险。⁷⁶

也是这本素描簿使我透过父亲眼睛看到两位中年人在婆罗州莽荒地带来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性杀伐旅。他们借田野调查之名，携带向导脚夫在雨林长途旅行，搭棚竖架观察飞禽走兽，游走长屋并以首饰、香水、美服、银钱勾引调戏达雅克妇女。⁷⁷

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发现林元和苏还之间的一种放纵的情欲发泄。他们对女性、土著女子宣淫肆虐，可以说已把雨林这一片净土，成了一个罪恶的渊藪。文中的华人利用土著少女的朴实，在她们身上宣泄性欲，或许是革命时代的中国，性受到了压抑，这种性压抑心理轻易导致他们将之转变为性暴力，于是来到婆罗洲雨林后，一方面经不起雨林诱惑，一方面生理上的需求，再加上土著少女的迎合，导致他们走向堕落。

此外，林元和苏其除了用物质的诱惑勾引达雅克少女，也利用苏其母亲的“迷宫雨林”，掩护对情妇、未成年少女进行荒淫无耻的勾当。在母亲“迷宫雨林”中，林元甚至还引进一群达雅克少女，并以暴力的手法训练她们，想要以此为诱耳，吸引偏好未成年少女的部长。他们的淫欲至使情欲放纵，已经将苏其母亲一手打造的圣洁雨林玷污，雨林不再是现实景物，而是阴湿晦迷的地域了。

⁷⁶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59。

⁷⁷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73。

我看见一位妇人坐在秋千上。我从望远镜中知道她是本地一位木材商太太，未婚时当选过青商亲善小姐。五分钟后，父亲出现秋千架旁。他们只松开几个纽扣，过程短暂而丑陋，顺利而熟练，仿佛经过无数次排演。承受秋千架的枝干几乎因此折断…那种整座雨林被它蜘蛛网状一样辐射出去的怒意彻底牵动的感觉你如果体会得到则离父亲和那女人在我母亲花园迷宫中翻云覆雨的盛况不远了。”⁷⁸

为了吸引首席部长光临晚宴，林元亲自到内陆挑选年轻女子以女佣名义进入林宅在晚宴中侍候客人，成为晚宴中男客的追逐对象，但林元并不允许她们遭到染指，据说林元已透过管道告诉偏好未成年女子的部长，这批女子随时在寒舍等候他的差遣宠爱。

…林元于是特制一管导流户外装饰灯同等电源的电击棒，和原来那一管对付肉食动物的电击棒挂在腰带上，用教训肉食动物的手法教训女子。⁷⁹

对于张贵兴的这些情欲描写，读者不自觉的会被其生动的情节所吸引，更会被他所描写的购买及训练土著女性为淫乐的玩物以及男女之间的狂热激情所震撼。苏其母亲的花园发展得罪巅峰的时期是与雨林连成一气。这座迷宫雨林可说是成了雨林的主体象征，它是圣洁的伊甸园，同时也是罪恶的渊薮。苏其母亲唯有透过不停地烧芭希望制造一块净土，就像当初跟着夫婿来到婆罗洲以为来到人间乐园，没想到净土成了寻欢作乐的声色地带，而所谓人间乐园确实愁苦种子遍地。她那神圣像处女子宫的美丽花园（迷宫雨林），已被摧毁了。

⁷⁸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76。

⁷⁹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186-187。

虽然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些描写，可以明显见到殖民时期华人富豪对一群柔弱的女性的暴力对待，但是在文本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些拥有性能力的刚强男子，也有“无欲”的一面的。他们一旦遇上“真爱”，顽强的兽意就萎弱下来。小说中，《南国公主》的故事呈现，就是张贵兴“无欲之爱”的标志，据文本载：

一个留着辫子的清朝年轻人独自婆罗洲雨林旅行，和一个酋长的女儿恋爱，但酋长的女儿已许配给另一个酋长儿子，两人于是相约私奔，酋长儿子率众追杀二人。酋长女儿途中喝下一支猪笼草瓶子里的清水，从此昏迷不醒。中国人和酋长女儿隐居雨林中，年复一年，酋长女儿再也没有醒过来，奇怪的是，她的容貌竟不会老。五十年后，中国人已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了，当公主还是当年十五、六岁的样子。有一天，老人看见当年使公主昏迷不醒的猪笼草，采了一瓶喂食公主，公主喝下后竟然清醒过来。清醒后的公主认不得眼前的老人，也不知道自己沉睡五十年。⁸⁰

面对沉睡的公主，中国人无尽止地等候，是“无欲”的，也是“真爱”的。经过漫长的时间催折，中国人和公主最后还是白头皆老，子孙成群，宛如活在神话中，岁寿一百五十。此外，有关“无欲”和“真爱”的描写，还可从苏其从事性伐代旅是的素描本偷窥得一二。

…画面常有一位或一位以上半裸或全裸的达雅克女孩，以不挺自然的姿态瑟缩长屋一角，似笑非笑，仿佛即将化成一团迷雾飘然远去的幽灵。

…身为主角的达雅克女体模糊不能辨认，四肢不全，五官乳房只是随意涂抹的一团疙瘩，常有多余和不知何物的线条，甚至以蛇头、狗头、蜥蜴头、猴头替代

⁸⁰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 89。

女人头颅。父亲反而非常仔细地描绘长屋四周的摆饰、日用品、家畜如鸡鸭猫狗牛羊猪和宠物如猴龟蛇貂獾等等，它们拥挤热闹地散布画幅四周，呈现一种从画中裸女辐射而出的状态，那团棉毡状而接近透明的女体则窟窿处处，窟窿当中展现出爪牙鳞甲之类，似乎遭受四周动物的无情攻击和吞嚼，使得整个画面散发出一层鬼气。⁸¹

经过爱情的洗礼，苏还的画风有了强烈的转变，当男人的性欲主导身体时，女性的外表模糊四肢残缺不全，不仅被动物化、更被鬼魅化。但苏还和白痴女子在雨林度过四十七天的生活后，画册的内容就变得明晰流利，画中女子的模样、五官也清晰可见。

插图主角一律是一个长头发的美丽少女，时而长袍披身，时而半裸，时而全裸，行、蹲坐、躺卧乃至飞翔雨林烟霾中，姿态、神情和长相使我想起从前赤脚行走在花园小河上的美丽阿姨。尤其其中两张图。一张画了一个长袍女子站立在鲜花蝴蝶簇拥的小河上，伸手接过一个面目模糊男子递给她的小花。另一张是一个半裸女子伫立在一片荒土上，颌首、垂目，以手抚摸深埋胯下的男子头颅。少女四周总有奇花异草或飞禽走兽，以通灵的奴仆姿态或节日的喜庆吉祥物游走点缀少女四周，其卑微谦恭和若隐若现越发陪衬出少女的高贵神性，和父亲往日作画大不一样。父亲非常仔细描写女子的五官躯体，笔触有时果断活泼，有时迟疑茫然，流连在现时和往垂目，以手抚摸深埋胯下的男子头颅。日两种破碎情绪中，线条的窒碍和流利清楚显示父亲当时的痛苦和兴奋指数。⁸²

⁸¹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73-74。

⁸²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177。

当投入了深刻的感情，苏还不再只是一个冷静旁观的作画者。因为爱情，女人不仅在苏还笔下回复主体，还产生灵性，从女奴变成女神。一个从年轻就挥霍精力追逐性爱的男人，一旦面对真心所爱，原本堕落的灵魂在爱情面前也会改变。

《我思念的长眠中南国公主》中，“无欲之爱”的表现是“一见钟情”式的，具有童话般无邪情怀和神话的浪漫诗意。⁸³真正的爱情才会带来快乐，神奇的是，它还让曾经满是兽欲的男人忽视肉体的需求，男人们的欲望因爱而转，洗礼了堕落的灵魂，超克了性与暴力。林元初遇苏其的母亲是“仿佛一个陷入初恋的小男孩”⁸⁴、苏还遇见白衣和白痴女子时都同样感动和震撼，而汶莱王子更说：“我第一眼就爱上春喜”⁸⁵。笔者认为这些纯美的而无欲爱，正是张贵兴对故乡的怀念及省思。张贵兴对马来西亚的遥寄，只能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通过最淫荡的人身上写出了最感人纯美的爱来寄托。当我们拨开了欲望的乌云，蛮荒的雨林也会因为爱的滋润而回复人性，这就正如文本中的被玷污的圣洁雨林，终究一天也会还原成“神圣像处女子宫”的一块净土。

⁸³侯纪萍：〈雨林的复仇——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页 112。

⁸⁴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 219。

⁸⁵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页 225。

第四节、小结

《群象》里，革命的余家同虽然是扬子江部队首领，但是卸去革命的外衣，剩下的只有可抑制不住的滥情情欲和贪生怕死的懦弱。《猴杯》里以则是兽性比附人性，兽性原始赤裸的攻占着人性。到了《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则是透过故事主人公早期放纵的情欲与欲望，但他们一旦遇上了纯美的爱情，原本顽强的兽意就萎弱下，逐渐回复人性。

总的来说，从《群象》，《猴杯》以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三部小说来看，张贵兴在叙说情欲部分正是层层递进的，在第一层次里，张贵兴在借以情欲书写暴露了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对女性的性霸权与性迫害，其情欲书写的描写已经从最基本、最含蓄的情欲冲动转变成扭曲的情欲。当情欲逐渐迈入暴力式的情欲时，人也变得比雨林内的动物更凶残、更充满暴戾原欲的兽性。这层次的情欲已非单纯的生理需求，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会发现小说家在文本中大肆铺张的人性欲望，其实是兽性的贪婪张狂，人与兽在原乡深处争地盘⁸⁶，这间接的而成了连接禽兽到文明的津渡，直接批判与谴责了殖民时期华人富豪的丑陋与卑劣的兽性化形象。最后层次里，张贵兴在叙述了放纵的情欲与欲望背后存在的出纯美而无欲的爱情。当放纵的情欲达到颠峰时“无欲之爱”的再现，正是把被玷污的圣洁雨林还原为如“神圣处女子宫”般的一块净土即张贵兴把对故乡的怀念及省思寄托于雨林的复活还原。

⁸⁶候纪萍：〈雨林的复仇——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页 78。

第五章、 总结

在《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张贵兴频密地书写了雨林的情欲化。张贵兴 19 岁离开故乡婆罗洲雨林，到台湾求学后更是辗转入籍台湾，之后在台湾工作、成家、定居，台湾成了他生活的重心。故乡的点滴，只能在在梦中重回。因此，他在 1996 年的《顽皮家族》所写的序，才写到“我时常梦到自己回到家乡，做出许多时空倒错、荒谬的事情……。”⁸⁷张贵兴对家乡的万分思念，造成了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的故乡如昔，离开故乡的他，只能透过夜梦得到暂时的弥补。梦，填充了现实的匮乏，也表示了张贵兴的乡愁。

然而，梦的填补无法满足现实的渴求，游子还是需要踏上归乡的路。据张贵兴在其 2000 年的作品作序《猴杯》曾表示：

数年前我回到老家，四处钢筋水泥豪华私人住宅林立，我家的菜园果香蕉园胡椒园凤梨园和那棵妖娆丑陋的大树早已不知去向，数十年前出没大树下的大番鹊四处筑巢依旧，昔日徜徉树下的大蜥蜴和族拥树下猪笼草捕虫瓶和织布鸟巢穴则以放纵渺茫。莽丛稀疏，雨林不变，但从前我爱流连的那一块雨林已被铲平，成为一家跨国公司员工宿舍。我徘徊雨林边缘，一时找不到入口，似乎人类以将雨林劈杀成一个封闭冷漠的世界。这情况如一游子身心俱备返乡，从前宠惜他的母亲不在相认。⁸⁸

⁸⁷张贵兴：《序文·顽皮家族》，页 3。

⁸⁸张贵兴：《序文·猴杯》，页 12。

雨林是张贵兴出生、成长，度过青春期的故乡，也是他离家之后念念不忘的心灵归向。张贵兴返回家乡，目睹了从前的乐园变成了资本主义跨国企业，面对人类对雨林野心勃勃，除了透过暴力侵蚀它的生命，也更进一步用金钱购买，成为雨林的拥有者。梦中的故乡早已改颜换面的改变，就让张贵兴深觉昔日的母亲，对游子已不再相认。因此，他唯有把各人的种种伤逝、哀伤情感，交付在雨林书写中。

张贵兴的雨林，实际上与真实的婆罗洲雨林是有极大差异的。他书写雨林的目，并不在于翔实的描绘出婆罗洲，而是通过情欲的语言描绘雨林内，并由含蓄的情欲直到暴戾的情欲突出了人类的败德行为，还原他心灵上的原乡也是现实中无法重现的原乡。因此，与其说张贵兴书写婆罗洲，不如说这是他自身的一种潜意识的发泄。他试图为自己的身份和怀乡情感找一份归宿和一个可以寄存的定位。

《群象》描写了婆罗洲的风土、华人与当地其他住民，乃至华人与中国的关连的主题。但小说情节里，婆罗洲雨林中的革命建国与性爱、情欲的却是同步发生的。革命的余家同虽然是扬子江部队首领，但是卸去革命的外衣，剩下的只有可抑制不住的滥情情欲和贪生怕死的懦弱，张贵兴通过这样的书写暴露了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对女性的性霸权与性迫害。此外，他也借由余家同对猎象的热衷，宣告了殖民时期华人奋斗或生长的过程，与其对身份的认和存在意义。

《猴杯》则描写殖民时期，从中国移民在大马的移民史、华人与达亚克人之间数代人的家族恩怨情仇以及探讨当中人欲凌驾的兽欲。但是，张贵兴在行文间却以层层递进的暴力书写和大胆露骨的性爱书写了婆罗洲华人的移民史，但却刻意回避了华人垦殖民的刻苦辛劳，反而集中描写华人垦殖民和原住民在英殖民的处境下，权力的分薄和被欲望反噬的情形。张贵兴通过这些情欲书写批判了人类的兽性，雨林在他的笔下唤起了人性的本恶，谴责了殖民时期华人富豪的丑陋与卑劣的兽性化形象，也带出了在殖民时期处在压迫环境下的人民的反抗，也叙述了殖民时期华人遭到政治力的威迫。

《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表面写的是婆罗洲上苏还和林元荒淫不知厌足的人生，同时也叙述着苏还妻子以烧芭方式来垦殖迷宫花园的故事，实际上透过故事主人公早期放纵的情欲与欲望，但他们一旦遇上了纯美的爱请，原本顽强的兽意就萎弱下，逐渐回复人性。这些纯美的而无欲爱，正是张贵兴对故乡的怀念及省思。张贵兴对马来西亚的遥寄，只能在《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中，通过最淫荡的人身上写出了最感人纯美的爱来寄托。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张贵兴在他作品里的暴力式情欲书写，是他雨林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另一种雨林色彩。张贵兴小说的主题已华人移民、砂共斗争、抗日战争及族群冲突的演变为男性对女性的性霸占，行文间强烈表露出大胆露骨的性爱描写，

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情欲霸权。这些情欲描写不仅推动情节发展，也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变得更加突出。

虽然这些描写，难免出现不少的丑陋粗俗的情欲刻画，如祖父对孙女丽妹的性侵犯、余家同的“革命式性爱”、老师对达雅族少女的性侵犯、苏其和林元互相竞赛猎艳游戏等。但是笔者认为，张贵兴把这几段的露骨的情欲描写，控制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步，一个能让读者理解和同情的范围。这些描写无疑是张贵兴以变态心理的刻画，突出作品人物的性格，而隐藏其中的却是对于身份认同的思考。这正是张贵兴与其他以雨林为书写题材的作家所不能相比的地方，也是他作品中魅力的所在。

参考文献

一、 专书

1.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2. 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马华文学读本 II——赤道回声》，台北：万花楼，2004年。
3. 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局，2008年。
4. 刘子政，《砂拉越散记》，砂拉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7年。
5. 柳鸣九：《人性的观照——世界小说民篇的情态与性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6. 吴锡德主编：《情欲与禁忌》，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2年。
7. 张贵兴：《伏虎》，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3年。
8. 张贵兴：《猴杯》，台北市：联合文学，2000年。
9. 张贵兴：《群象》，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6年。
10. 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1年。
11. 张贵兴：《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1996年。

二、 期刊论文

1. 朱崇科：〈想象中国的吊诡：暴力再现与身份认同——以高行健、李碧华、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海外华文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 陈国伟：〈新世代的情欲书写〉，《文讯·90年代台湾文学现象特写》，2000年12月第182期。
3. 管宁：〈转型社会语境下的欲望书写与美感形态——对90年代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考察〉，《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04期。
4. 金进：〈从出走台湾到回归雨林的婆罗洲之子——马华旅台作家张贵兴小说精神流变的分析〉，《华文文学》，2009年第95期。
5. 简文志：〈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兼以想像旅台马华文学的未来〉，新世纪华人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吉坡潮州会馆，2004年。
6. 余璐瑶、余平：〈在情欲的溃泄与罪恶的狂欢中找寻与守候——张贵兴的《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

三、 学位论文

1. 陈惠龄：《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1月。
2. 陈美兰：《张贵兴小说研究》，宜兰：佛光大学文学系论文硕士论文，2009年5月。
3. 候纪萍：《雨林的复仇——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硕士论文，2009年11月。
4. 黄丽丽：《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研究》，吉隆坡：拉曼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5. 林育涵：《情欲文本化与酷儿操演：纪大伟的书写与实践（1995-2000）》，台中：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

四、 互联网资料

1. 潘弘辉：《雨林之歌——专访张贵兴》，
<http://blog.roodo.com/pingangonwa/archives/4285609.htm>。
2. 张雅芳：《读张贵兴小说随感（五）：作为情欲化的雨林》，
<http://sarawakxingzuo.blogspot.com/2009/11/blog-post.html>。